

# 自強歌藝風靡美國

(三)

劉 昌 博

## 劉玉芝抵步

自強歌藝團二月廿三日晚上演出的成功，使我們忘記了勞累，忘記了疲乏，也忘記了那個帶有濃厚廣東腔調的中西混聲大樂隊所給我們的困擾；因而，我們能安穩穩地睡一晚好覺。

翌日醒來，打開窗簾外望，是個初春的艷陽天，令人精神為之一爽。忽聽有人敲房門，我想誰會如此早來看我，待我看錶，發現才不早哩？已中午十二時半了。

我打開房屋，喜出望外，來訪的三位客人，都是在台北的明友，她們是舞蹈家劉玉芝女士，作家蔣芸小姐；另一位男士是舊金山少年中國農報社副刊主編王慶釗先生，他的尊翁即是國立復興戲劇學校王振祖校長。「他鄉遇故知」，其樂可知。我邀他們到餐廳敘談，一頓自助餐吃得很快心。

蔣芸小姐甫到美國不久，王慶釗先生堪稱「舊金山通」，對我指點甚多，劉玉芝女士是於年前應僑社之邀來此教授舞蹈，她領導的一個中藝舞蹈團，今晚要和我們同台演出，表演純粹的中華民族舞蹈。我和她都耽心一點，害怕彼此皆演出一樣的舞蹈節目，非僅沖淡演出效果，且易使人發生誤解，不是認為我們在有意「打對台」，鬥意氣；就以爲我們的中華民族舞蹈缺少變化，僅此而已。

我和劉女士都坦誠地各把節目推出，經過一番核對和增刪，直至沒有重複才放心。我認爲在海外工作的無論機關和個人，大家應衷誠合作，發揮互信互諒，同舟共濟的友愛精神，方能事半功倍。無怪乎，蔣芸小姐在一旁笑說：「劉處長，您請這餐飯有代價，不冤枉。」

由於，我們的節目受到觀眾的熱愛，致當天下午我碰到主辦此次晚會的中華總商會會長方國源先生，見他滿面春風，笑口常開，心情十分愉

快，我探聽之下，才知道今晚全場三千五百張入場券已銷售一空；據說票面美金十元一張的入場券，黑市喊價美金二十五元以上。

我們是來此宣慰僑胞，完全義演性質；賣座好，可充實僑社公益基金。但是，僑領們卻有些懊悔，如早知賣座如此奇佳，第二天實在疏忽了宣傳，今天又忘記把票價提高；總認爲錯過一次籌集公益基金的絕好機會。

晚上七時半不到，美生堂樓上樓下，坐得滿坑滿谷，舞台前通道上擠坐着觀眾，主辦人員請不走他們。幸好，在開演前有兩個全副武裝的美籍胖子警察，聲稱會場人太多，妨礙了消防通過，無票觀眾一律離開；否則，要依違警罰法處理，這樣才把會場清理好。

舞台前周遭是攝影記者的天下，他們人數雖多但身軀都蹲在舞台邊沿之下，故不至遮住後面觀眾的視線，我發現中視記者莫道真也在現場錄影，這使身爲中視基本歌星的張帝，和基本舞蹈

指導的曹金鈴與奮莫名。

今晚，是舊金山僑社慶祝農曆新年活動的高潮，因為，全美華埠小姐加冕典禮就在今晚舉行。



喬治亞州的留美同學來歡迎自強團員，右起為朱潤青同學（同學會副會長）劉昌博、崔苔青、楊小萍、曹金鈴、張明麗、白嘉莉（最左）。

今晚的節目分三部份進行，第一部是劉玉芝女士指導的中藝舞蹈團演出民族舞蹈，第二部份是由我們擔任演出，第三部份是全美華埠小姐頒獎及加冕。自然，我們的節目，是構成整個康樂節目的重心。

晚會於下午八時開始，首先出場表演的中藝舞蹈團，其組織份子皆是華僑男女青年，如「雙獅賀年」及「醒獅對舞」，係把廣東舞獅和武術揉合一體的特技表演，由男青年擔任演出的。華僑少女擔任演出的舞蹈如：「萬花如錦」，「羽扇舞」，「鼓舞」及「撲蝶舞」等，因出場演員衆多，花團錦簇，甚受歡迎。

因受演出時間的限制，我們今晚的節目，濃縮為一小時，較昨晚演出的時間減少百分之六十，實在難於安排。我和張帝絞盡腦汁，才把新節目表排出來。楊小萍，白嘉莉，張明麗，崔苔青等人的歌唱，以不超過半小時為原則；曹金鈴的舞蹈和辛永秀的藝術歌曲，以不超過十五分鐘為原則；餘下的十五分鐘則由張帝去「胡扯」。

### 張明麗求救

女歌星們，見台下人山人海，攝影機的鏡頭對準舞台，好不風光，每個人都想大顯身手，詎料只能出場唱兩首歌，英雄

無用武之地，心中着實難受。我就心她們萬一嘔氣，不開心，幾個人都哭起來，教我如何分身勸說哩？因而，我們防患於未然，盡量安慰她們，使她們沒有「嘔氣」的機會。

事實上，主辦單位對節目安排，已煞費苦心；中藝舞蹈團有七、八十人出場表演，時間僅有一小時。我們僅有七人出場，分配的時間也有一小時，足見主辦單位對我們的重視。最後一小時，則是全美華埠小姐的頒獎和加冕。我們的節目按預定順序上演，由於，節目精彩和精鍊，觀眾滿坑和滿谷，每個節目下來，掌聲彷彿浪潮般的湧向舞台上，這給予演員們莫大的精神鼓舞。我發覺海外的僑胞比較熱情，從他們「慷慨」的掌聲中就可聽出來；我們國內的觀眾對於給台上的藝人鼓掌，似乎太「吝嗇」了些。

我正在後台照料，忽見張明麗穿着山地姑娘服裝又緊張地跑來說：「劉叔叔！不得了，您快回化粧室去吧，否則，不……得了……。」

我心裏暗想，進又是淘氣的崔苔青在發小姐脾氣，不肯換戲裝，甚而又梨花春帶雨似的哭了。

待我奔回到化粧室門口，見張帝和十多個滿頭長髮的「嬉痞士」華裔少年在講話；我跨進化粧室，看見崔苔青在安靜地化粧，口中還輕快地哼着小調；「……情人呀！請你接受我的情；情人呀，請你不要太着急……。」她滿開心的，沒有哭嘛！其餘的女團員皆在專心化粧，沒有什麼「不得了」的事發生嘛？

我走出化粧室，丈二和尚摸不着頭腦；張帝

還在化粧室門口和那十多個嬉痞型少年在「胡扯」。這時，有一位在加州大學唸書的女同學黃路得悄悄的對我說：「劉處長，您可要當心點啊；和張帝講話的那些人，是舊金山有名的華青幫不良少年，他們身上的還帶有槍，可能來搗亂的，所以，我特地叫張明麗來通知您一聲。」

「他們圍着張帝幹嗎？」我問。

黃同學氣憤地說：「他們要求和女團員們拍照片，真是豈有此理，無法無天……」。

我仔細觀察這些嬉痞型少年，有的花衫，喇叭褲，長髮披肩，從後面看去，男女不分，雌雄莫辨，有部份還特意燙了髮，恍如招搖過市的風塵女郎模樣。從前面看去，每人長鬚不剪，臉髯不洗，一副邈邈相，令人噁心。尤其他們的那位「老大」，面孔黃中透黑，還故意把一頭亂髮燙成一座寶塔形狀，高聳頭頂；不知情者，以為他頭上頂了一個黑色的大蜂窩。

我看錶，知道張帝上場的時間快到了，也管不得「華青幫」不良少年來意如何？也管不得他們身上有否帶槍？我只得硬着頭皮向前查問明白，問過清楚。經張帝頗為緊張的說明，和他們半吊子國語的補充；我了解他們的要求，就是要和女團員們拍一張照片，看他們的表情，倘不給面子，便不肯罷休。

我環顧四周，舊金山僑領們的影子一個也不見，除了留學加州大學的黃路得小姐外，我和張帝是孤立的，但這般僵持的局面不能拖得太久，使女團員們知道了，心理上有了疙瘩，準會影響演出效果。於是，我斷然地說：

「各位兄弟，我答應你們拍照的要求，但要等到演完散場後；請各位讓張帝上台表演，且不要打擾後台的女團員的化粧工作；我敢打賭，張帝會比昨晚表演得更精彩。」

他們得到答覆後，在那位頭上頂着蜂窩的「老大」一聲口哨下，全部離開化粧室門口，轉到前面去看張帝的表演；我和張帝才鬆了一口氣；而張帝方有輕鬆心情上台發揮他的「急智」。

### 最醜的男人

張帝上台沒有任何修飾和打扮，套頭花衫，西服長褲，牛仔厚皮鞋；甫出場，掌聲就從四面八方炸響起來。

他的開場白，就逗笑了觀眾，他說：「我嘛！名叫張帝，在男歌星裏面，沒有青山英俊，沒有謝雷漂亮，是世界上最醜的男人；不過……」他看了他自己的身材一眼，然後滿意地笑說：「我惟一值得驕傲的，是我這副具有男性魅力的身材；」他擺出一個優美的姿態，來展現他自信具有男性魅力的身材。自然，觀眾被他滑稽的動作逗笑了。

張帝接着說：「我不敢穿西服上裝，這是我一生的痛苦；因為，我害怕西服上裝遮蓋住我美好的男性身材。」

台下攝影機對準他拍照，他居然能摸做女性模特兒的各種不同的慣常性優美姿態，迎向攝影機的鏡頭；使得觀眾開心不已。

接着，他應台下觀眾的要求，演唱我國地方

的戲曲；大家挖空心思要想難倒他，無論廣東大戲，河南鶯子，河北鬧子，國劇，越劇，四川戲，台灣歌仔戲，福州戲，揚州戲，黃梅調，湖北楚漢戲，湖南花鼓戲，他都能有板有眼地演唱出來，似乎難他不到。

有些觀眾眼見演唱地方戲曲難不倒他，於是，台下此起彼落地提出絕招整他，有的要他摸做美國「貓王」朴里斯萊及另男歌星湯姆瓊斯唱歌；還有人要他摸做我國「淚盈歌后」姚蘇蓉演唱「三百六十五天」。

觀眾每提出一個問題，張帝故作痛苦的表情狀，壓低聲音連說：「好的……好的……」彷彿被欺侮得要哭泣的樣兒，使台下觀眾看在眼裏，怪可憐的，啼哭皆非。

張帝先摸做「貓王」朴里斯萊唱英文歌，亂跳亂蹦，跟「貓王」演唱的神情一模一樣，緊接着，摸做美國女人最喜愛的男歌星湯姆瓊斯演唱「後天」一曲，他那種彎腰，搔頭，仰身嘶喊，俯首低泣的姿態，無論聲調，動作，無不絕似畢肖。最令人叫絕的，是他摸做姚蘇蓉演唱抒情歌曲「三百六十五天」，他把姚蘇蓉走路的姿式，滿臉淚珠的神情，以及那聲嘶力竭般的吶喊式演唱，和她手指的奇特姿態，都一一刻繪出來，維妙維肖。

「請張帝跳脫身舞？」樓上一位青年在怪叫。

張帝說：「跳脫身舞；我脫；有什麼好看；那嗎！我跳舞，你脫衣，好不好？」

「不好！我們要看張帝跳脫衣舞！」喊叫的

聲音，好像更多了些，顯然有意跟張帝開玩笑。  
「好的……」他故作痛苦狀：「我跳脫衣舞，但不真的脫衣服，只是象徵性的，不好看，不要怪我。」

於是，中西合璧式的樂隊奏起一只脫衣舞曲，張帝依着音樂的旋律，摸倣美國夜總會脫衣舞女郎慣常性的姿態，和職業性的表情，難得的是把脫衣的層次順序分得很明朗，緊要關頭，欲脫不脫，故窳還羞；逗得台下男女觀眾笑的挺不起腰，有的笑出了眼淚。

張帝表演完象徵性的脫衣舞，然後，一本正經地說：「玩笑開到此地為止，現在，我要用歌聲來解答問題；各位不妨隨便問我，我能在三秒鐘內用歌聲答出來，如答不出來，我今晚請全場觀眾吃宵夜。」新奇的節目，觀眾以熱烈的掌聲來表示了反應，自然，更希望吃張帝的宵夜。

他補充說：「各位的問題不要大難了，如果有人問：張帝呀；原子彈是怎樣造的？您問我，我問誰呀？」他思考一下又說：「我的答案，不一定正確，如能全都正確，我豈不成了大英百科全書；我幹嗎！發神經！還跑到台上跳脫衣舞！而不到大學當教授。」

「張帝呀：中華民國的近況如何？」不等張帝講完，問題就來了。

「張帝：先有雞？或是先有蛋？」是一個難題。

「張帝：先有男人嘛？先有女人？」這問題也不好答。

「喂：張帝，您有女朋友沒有？」這是一個

女性觀眾問的。

「喂！張帝，您老婆在家幹什麼？」顯然有意開玩笑，吃豆腐。

### 張帝的急智

「您找到阿珠沒有？」因為，張帝曾拍過一部「張帝找阿珠」的影片，故這位影迷有此一問。

「我們什麼時候反攻大陸？」帶有政治意味的問題來了。

「……」

張帝說：「問題到此為止，如繼續問下去，不只是全美華埠小姐無法加冕，我們大家今晚都不要回家了。」

於是，張帝略加思考，先用新編歌詞來回答「中華民國近況如何？」這一問題，他顯然是套用「可愛的人生」這只流行歌曲的曲調來填編新詞回答的。

於是，他用男性宏朗的歌喉唱道：

「您這位可愛的朋友，謝謝您提出這可愛的問題，我們中華民國的近況是這樣的：社會安定，經濟繁榮，九年國民教育早已實行，全國上下在蔣總統領導下，莊敬自強，處變不驚；壯大的三軍，只等反攻的號角響起，壯大的三軍，只等反攻的號角響起。」

喝彩聲，當然隨他的歌聲震響起來。

他再用歌聲回答先有雞或先有蛋的問題；他唱道：

「您這個問題問的沒道理，我說先有雞，則雞從那裏來的？我說先有蛋，則蛋是誰生的？您如果要打破砂鍋問到底，我會告訴您，我昨晚做了一個夢，夢見上帝，上帝告訴我，最早先有雞。您如果不相信，今晚回家做夢問上帝。」

這般巧妙的回答，觀眾怎不笑彎腰。

接着，他回答先有男人或先有女人的問題，他唱道：

「您這位可愛的朋友，問題問得十分可愛的；聖經上說，上帝先造亞當是男的。女孩子身體比較單弱，嬌嬌滴滴，需要男人來扶持，我說是先有男人，後有女人的；因為，中國稱男人叫先生，所以男人是比女人先生的。」

這樣諧趣的回答，充分顯示了他的「急智」。

在回答那女性觀眾的問題時，他却用「往事只能回味」的曲調編撰新詞作答：

「這位小姐真夠意思，問到我的終身大事，憶童年時竹馬青梅，而今都已嫁了他人，只有我張帝，孤孤單單沒有人陪理，走遍天涯海角，來到了這裏，依然沒有伴侶；小姐啊！小姐，您如同情我，對我有意思，散場後，我在後台等您。」

他的回答，使那位發問的女性觀眾，羞窘交加，可樂了其他起哄的觀眾。

張帝是如此答覆他老婆在家幹什麼的問題！他義正詞嚴地唱道：

「我的老婆很愛我，她在家呀！燒茶煮飯，照顧孩子，侍候公婆；不打麻將，不串門子，省



影合等(右)飛鳴陶人學美旅和(中)萍小楊

吃儉用，的確是個賢慧的好老婆。您這位朋友不關心我張帝，偏問我老婆在家幹什麼？我的老婆在家幹什麼？與您有些什麼掛葛？告訴您這位大色狼，就是我把老婆送給您，她也不願作您的老婆。」

他這亦莊亦諧，且氣且憤的指責，大家哄堂而笑，就是那位被罵的觀眾，也不以為怪。

「張帝找阿珠」是一部時裝歌唱片，張帝在片中找他的妻子阿珠，有極其精彩的表演，這部影片在美國也曾放映過，很受華僑們的歡迎。他回答找阿珠的問題？是令人捧腹叫絕的。

「阿珠是我心愛的妻，小小的眼睛，大大的

嘴；滿臉雀斑，扁塌的鼻，胖胖的身裁，紅豆冰棒一般的腿；正因為她如此的美麗，所以，我不愛江山，偏偏死心塌地愛心不移。」

「在一個喇叭花盛開之夜，阿珠就狠心地拋下我絕情而去，如今，我走遍天涯海角，來到了美國舊美金，為的就是要尋我的阿珠妻！」

「您這位發問題的朋友啊！」他用手指着台下提出此一問題的人，既氣，又恨，還帶哭泣的唱道：「我現在才看透了您！我到處尋找阿珠妻，流盡了眼淚。吃盡苦頭，傷心傷到底，而您却躲在那裏笑咪咪，暗罵我沒有出息。我相信！我相信，我親愛的阿珠妻，必定藏在您家裏。」他畫龍點睛似的回答，唱完最後一句，驟雨般的掌聲洒在會場裏，我就心會震破耳膜。

### 嬉痞士難纏

對於什麼時候反攻大陸？他回答得異常巧妙，他唱道：

「您這位朋友，我要告訴您：什麼時候反攻大陸？這是一個高度的軍事機密，除了我們的三軍大元帥 蔣總統，誰也不知道的，就是我知道了一點兒，我也不告訴您，怕您話多洩漏了消息。」

「我們反攻大陸的時機就快到的，朋友！您看，大陸上三反五反後，紅衛兵又搗亂到底，整肅再整肅，到了朱德又劉少奇，林彪的死因成謎，不久就要舉行毛匪澤東的葬禮。」

「大陸上的同胞，水深火熱，已然起復仇的烈焰；我們的壯大三軍，磨拳擦掌，枕戈待旦；

我們反攻大陸的時間！可能在今晚！也可能在明天！」

他絕妙的回答，措辭的佳巧，一個出色的外交官也要佩服！當然，愛國的僑胞，學人和留學生的掌聲，我敢保證比任何一次都響亮。

最後，張帝用歌聲來表示他的歉意：「各朋友，我張帝向您道一個歉，賠一個禮，說一聲對不起；我剛才回答的話，完全是要逗大家歡喜，沒有別的壞意思；如果有開罪你的地方，我張帝再在這說一聲對不起。」他告罪的歌聲，使大家都滿意。

今天是二月廿四日，恰是美國總統尼克森和毛匪澤東在大陸北平勾搭的日子，而張帝敢於唱出這般的歌曲，真是愛國藝人。

張帝的節目，原排定只十五分鐘；由於，觀眾的熱愛，他在台上欲罷不能，加演了三十五分鐘，他一個人整整在台上表演了五十分鐘。充分發揮他的急智，諧趣，機變的才能，「急智歌王」當之無愧。

我們全體演員出場謝幕時，撐着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，合唱「領袖頌」和「凱旋歌」後，觀眾的掌聲歷時五分鐘還不停歇。

我們進入後台，前台即開始全美華埠小姐頒獎及加冕典禮，釵光鬢影，耀眼生輝；我們要卸裝，兼又太興奮，已無心情看美女們加冕。

當我們回到化粧室門口時，看到一大羣「華青幫」青少年聚集在那裏，他們是要和女演員們拍照片而來的，看他們那副嬉痞士模樣，看他們那股「張飛賣肉」，非買不可的神情；把我們剛

才從熱烈掌聲中謝幕回來的興奮心情給凝固了。我和張帝爲了全團的安全，請女團員們和他們拍照一張留念，他們才高興地呼嘯而去。這批羣青少年走後，僑領們才敢來向我們道賀；這批少年爲害僑社的猖狂程度，尤此可見。據僑界人士說：希望他們不要誤入歧途才好。

廿五日沒有演出，我們在細雨迷濛中化了大半天時間遊覽，穿過林木參天而又繁花似錦的公園，瞻仰馳譽世界的金門大橋，及另一座不知名的大橋也架在海灣上，海鷗在大橋附近飛翔，使兩座大橋更顯得精神抖擻。

我還參觀過舊金山聯合廣場，及曾於一九四五年四月廿五日在那裏召開舊金山會議，制定聯合國憲章的古老劇院，亦留有我疲乏的步跡。

我發現舊金山的住宅區，整潔幽美，兼而有之；有的建築式樣新穎別緻，有的小巧玲瓏，有的古色古香；再加上庭前屋後的草皮和綠樹，彷彿世外桃源。別有洞天。

晚上，我們會馳車登上舊金山的最高峯，峯向着海灣的一面有座高大的看護神雕塑像，十分威武，恍如我國的門神。俯視海灣景色，繁星在天，漾動的海波，萬家的燈火，星光與燈光的映影，像一幅傑出的水彩畫，展佈在我們的眼簾前，使人有心曠神怡之感。

廿六日下午二至六時，我們參加舊金山華埠新年大遊行，遊行在中國城的主要街道舉行，是當地每年傳統性的重要觀光項目之一。各地趕來參觀遊行的觀衆擠塞在遊行必經的主要街道兩旁，估計有四、五十萬人。遊行必經的街道旁側，擺有一排排的凳椅，每個座位收費美金三元，作爲華埠公益基金的收入。

女團員楊小萍、白嘉莉、曹金鈴、張明麗、崔苔菁，都應邀參加；只有辛永秀因身體不舒服

沒有去。我們所乘的花車，是用舊金山一輛古老電車裝成，古色古香，分外引人矚目。車廂兩旁，中英文大字寫明：「中華民國自強綜合藝術團」，每位女團員的名字，也用中英文寫得清清楚楚。我和張帝，在車上權充護花使者。我們爲使花車更漂亮些，還花錢把它刻意打扮一番，彩色汽球在車廂周圍迎風飄飛，煞是好看。

### 滿江紅發威

女團員分別站在車廂門口，以可愛的笑臉，美麗的姿容，優雅的儀態，迎向沿途擁塞歡呼的中外觀衆。經過熱鬧市區，觀衆太擠，鞭炮太多，車行太慢，有些男性觀衆要求和女團員們握手；警方不得已，用馬隊來開道。這些熱情的觀衆，曾幾度使我和張帝感到緊張。

兩小時半遊行下來，楊小萍和張明麗都說：「我的臉都笑麻木了。」白嘉莉、崔苔菁和曹金鈴表示：「我們的腿已沒有感覺了。」

雖然，她們站得太久，笑得太多，實在很疲乏；但是，無可否認的，這是一次最成功的國民外交。

廿七日下午一時半，我們出發前往百克萊加州大學演出；這是劉領事定一和部份反共留學生所策劃安排的；因爲，近年來百克萊加州大學中國學生社團，幾乎全被共匪職業學生及其少數叫囂的爪牙所把持，一般反共留學生稱它叫「淪陷區」，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，已有很多日子沒有在這裏飄揚。

我們到白克萊演出，被認爲是一種冒險的「進軍」壯舉，有不少僑胞替我們捏一把冷汗。

我們於下午二時，到一位留學生家吃午飯，剛爬上二樓，裏面二、三十位男女留學生齊聲合唱「高山青」表示歡迎，聽來特別親切。留美學

人陶鵬飛教授，陪同我們大夥兒吃自助餐，吃得真開心，且拍了不少照片留念。

下午三時半，我們到達白克萊加州大學，一個僅可容六百人的猶太教堂，擠坐了八、九百人；使我們進場的通道都爲之阻塞。

我們撐着國旗，團旗進場，愛國留學生和學人，以狂熱掌聲歡迎，意欲以掌聲來發洩其抑壓在心中的悲憤；國旗在台上飄揚，彷彿陽光照耀在冰封的大地上，使大家有了溫暖的感受。

男女團員沒有化粧，以誠樸的本來面貌出現，每唱一首歌，無論愛國歌曲、藝術歌曲和時代歌曲，都有狂熱掌聲掀起。因爲，舞台狹小，曹金鈴的舞蹈無從施展。可是，張帝的歌聲，却發出了無比的力量，控制住全場的情緒；他用悲壯的歌聲，高唱宋朝忠臣岳飛所寫的「滿江紅」。

「怒髮冲冠，憑欄處，瀟瀟雨歇；抬望眼，仰天長嘯，壯懷激烈……」他唱到這裏，全場聲息靜止，每個聽衆都爲他歌聲所帶來的情感所感染。當他唱到「……三十功名塵與土，八千里路雲和月，莫等閒白了少年頭，空悲切。」許多在座的留學生和學人，國恨家仇，一齊湧向心頭，不禁黯然掉下熱淚。

共匪的職業學生原打算搗亂會場；結果，失敗了，被張帝一曲「滿江紅」打破。

曾在國內主演「西施」影片的女主角江青，曾到會場欣賞我們的表演。由於，她已被共匪職業學生所包圍，有意避免和我們接近；看來她在自由的美國，已無行動的自由。

我們在洛山磯、聖地牙哥、舊金山，白克萊等地的演出，轟動一時。於是，美國東部和南部的留學生社團紛紛來電邀請，復在各地使領館的鼓勵下，由長堤中國學生聯誼會的安排，不得不延長演出行程。(未完)